新元史/卷230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卷二百二十九 ◄

新元史
卷二百三十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 卷二百三十一

忠义一

○忠义一

攸哈剌拔都 任志 刘天孚 阚文兴 张桓 萧景茂 侯彦直布景龙毛铎 祝兴可 樊复 张怀德 刁代 李纯 董文彦 韩心渊 周宏 李齐 周喜同 塔不台 韩因 卞琛 小十 李仲亨 乔彝 张岩起 吴德新 王佐 颜瑜 王士元 杨朴 孙搗 石普 盛昭 杨乘 纳速剌丁 宝童 海鲁丁 西山驴胡善

昔宋亡，其降将入朝，世祖召问曰：“汝等何降之易？”对曰：“贾似道轻侮臣等，故皆无斗志。”帝曰：“此似道一人之罪，汝主何负焉！”符宝郎董文忠从旁责之曰：“宋主贵汝、富汝，未尝薄汝也。今坐视社稷之亡，可乎？”。诸降将皆惭谢而退。大矣哉，世祖之教忠也。吾观元之亡也，民叛于下，而士死其官，损躯脰糜妻子以赴国家之难者，史不绝书。盖过于辽金之季远甚。呜乎！王者一言之予夺，而人心习尚为之转移，岂不诚然哉！作《忠义传》。

攸哈剌拔都，渤海人，初名兴哥。善骑射。金末，避地大宁。大兵至，保高州富庶寨，射猎以食，屡夺蒙古孳畜，又射死其追者。国王木华黎率兵攻之，奔高州。大兵傅城下，令曰：“能斩攸兴哥首以降，则城中居民皆宥之。”守者召谓曰：“汝奇男子，吾宁忍断汝首以献？汝其往降，不然吾一城无噍类矣。”兴哥乃折矢出降。诸将欲杀之，

木华黎曰：“壮士也！留之吾用。”从木华黎攻通州有功，太祖赐名哈剌拔都。从木华黎略地至大名，金将登城督战，哈剌拔都射之中左目，其部众开门溃走，追杀殆尽。论功，赐金符，充随营监战。

太祖十三年，授金虎府、龙虎卫上将军、河东北路兵马都元帅，镇太原。哈剌拔都招降属邑，市不改肆，远近闻之，皆相率来归。尝微服夜出，闻兵间语曰：“吾属父母子女相失，死者不复生，生者不能赎，奈何？”明日下令，军中凡俘获有亲者，听赎，无资，官为赎之，民得完聚者众。木华黎由葭州渡河西行，哈剌拔都迎之，破隰州及悬采、地洞诸寨。

十六年三月，金兵攻寿阳县王胡庄，垂陷。时左右裨将各分兵守险，城中见卒不满百人，哈剌拔都夜半引甲骑十余人救之，金兵乘虚捣太原，获哈剌拔都家属。哈剌拔都闻之，径趋西门，复夺其家属还。五月，金赵权府率兵三万围太原，哈剌拔都将骑三十出西门，令骑曳柴扬尘，声言大兵至，金人溃走。太原诸县皆平，惟石家昂及孟州陵井寨、忻州清泉寨坚守未下，十九年十月，将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门，诈曰纳粮刍，守者启门，哈剌拔都径入，遂平陵井寨。二十年二月，清泉寨、石家昂俱隆。

二十二年五月，武仙引兵袭陷太原，哈剌拔都犹力战。仙兵大至，诸将自城外呼曰：“攸哈剌拔都，汝当出！”哈剌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阳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我又弃太原，何面目见主上及国王乎！我誓与城同存亡。”遂殁于阵。太祖以其子幼，命其表弟王七十守太原。七十从攻凤翔府，中炮死。哈剌拔都长子忙兀台嗣。

任志，潞州人。太祖十三年，木华黎略地至潞州，志迎降，木华黎授以虎符，充元帅，收辑山寨之众。数与金兵战，比有功。金人擒其长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则尔子得生，不降则死。”志曰：“我为大朝之师，岂爱一子！”亲射其子殪之。

木华黎召志议军事，道过武安，其县已反为金，志死之。木华黎令其子存袭，太宗二年，武仙攻潞州，存战死。三年正月，诏潞州元帅任存妻孥，令有司禀给，仍赐第居之。十一月，以存父子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侄成为潞州长官。成卒，授立潞州长官，佩金符。后历泽州尹，迁陈州，卒。

刘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书译史为东平总管府判官，改都漕运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许州，所至有治绩。

时检核屯田，临颍邓艾口民稻三百顷，怨家诬为右屯，中书下天孚按实，天孚辨其诬，章数上，乃止。襄城与叶县接壤襄城，民食沧盐，叶县民食解盐，刻石湛河南岸为界。叶县令徙石于北二里，诬其民食私盐，系治百余家。两县讼辩，叶县倚漕司势凌襄城。中书遣吏察其实，天孚考元界，移石故处，叶县令在罪去。岁旱蝗，天孚令民捕之，俄群乌来啄蝗为尽。明年麦熟时，有青虫如蝨食麦，忽生大花虫淡之。许人立碑颂焉。

转万亿宝源库同提举，迁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忧。服除，起知河中府，视事始两月，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举兵至河中，时事起不虞，达鲁花赤朵儿只趋晋宁告乱。阿思罕军列栅河西岸，来索舟，天孚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晋宁乞援兵，不报。居七日，阿思罕缚筏河上，欲纵火屠城。同知府事铁哥与河东廉访副使明安答儿见事急，乃诣阿思军。阿思罕囚之，而敛船济兵。既入城，阿思罕坐府治，号令诸军。天孚佩刀直前，众遏，不得进，退谓幕僚王从善等曰：“吾家本微贱，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不变，吾何忍从之，而负上恩！且与其辱于阿思罕之手，吾宁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时天寒，河冰坚厚，天孚拔所佩刀斫冰，北望再拜，自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之。

事平，诏给驿归其柩。赠推诚秉节功臣、中奉大夫、河东山西道宣慰使、护军、彭城郡侯，谥忠毅。

阙文兴，漳州万户府知事。至元十三年，从贾万户戍漳州。十七年八月，陈吊眼聚众为乱，杀招讨使傅全，文兴力战死。其妻王氏，建康人，为贼所执，逼污之，给曰：“吾不幸至此，岂敢爱吾身，愿葬吾夫，然后从命。”贼义而许之。王氏得其夫尸，焚之，遂自跃火中，并焚死。至顺三年，赠文兴英毅侯，王氏贞烈夫人，有司立庙祀之，号双节庙。

张桓，字彦威，真定藁城人。父木，知汝宁府，因家焉。桓以国子生释褐，授白马丞，入补中书掾，擢国子典簿。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几，汝宁盗起，桓避之确山，贼久知桓名，袭获之，罗拜，请为帅，弗听。囚六日，拥至渠魁前。桓直趋据榻坐，与之抗论逆顺。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弥厉，且屡唾贼面。贼犹不忍杀，谓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斩逆首，肯听汝诱胁而折腰哉！”贼知终不可屈，遂刺之，年四十八。贼后语人曰：“张御史真铁汉，害之可惜！”事闻，赠礼部尚书，谥忠洁。

萧景茂，漳州龙溪人。性刚直，家贫力农。至元四年，南胜县民李智甫作乱，掠龙溪。景茂与兄佑集乡丁拒之，众败，景茂被执。贼胁使降，景茂骂曰：“狗盗，我生为大元民，死作隔洲鬼，岂从汝为逆！”隔洲，其所居里也。贼怒缚景茂于树，脔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愤骂，贼遂以刀抉其口至耳傍，景茂骂不绝声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下诏旌褒，仍给钱以葬。

侯彦直，雅州人，以骁勇仕为忠翊校尉、副千户。至元间，王虎寇雅州人。州人议分兵一路出城外，为犄角势。彦直乃将兵数百人前进，遇贼于名山县，力战二日，斩杀过当，寇尽锐来攻，彦直力疲援绝，为贼所擒。欲降之，彦直自刎死。

布景龙，新都人。笃学有大志。举进士，授芒部路益凉州同知。贼李颇驴来寇，城中军务单弱，景龙招募壮勇为义兵拒之。救援外绝，射矢且尽，知城不能守，乃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冒刃冲敌死。

毛铎，南昌人，署富州学正。时士贼季明道据州治，欲胁为从事，铎叱曰：“幸托孔圣之门，敢偷生从逆！”遂延颈受戮。

同郡祝兴可。世业儒，与寇吴娘子战，败被执，骂不辍口而死。

樊复，亦儒士，寇攻北山，与弟文仲、侄用行率义兵拒之，俱不胜死。

张怀德，贵州知州。成宗大德五年，遣右丞刘深将兵，由顺元征八百媳妇，供亿繁重，人心惶惑。士官宋隆济激为变，怀德募民壮，合官兵千余，与隆济死战，不敌，被执。蛮素服其名，欲降之，慷慨不屈死。

刁代，元江路安抚使，有威望，勇胆过人。大德五年，从征八百媳妇有功，擢总管。时洞蛟为患，蛮民苦之，代挟利剑入洞。顷之，水赤，代与蛟并死。居民始得耕播。岁祀之。

李纯，天历初为洛阳县令。陕西兵东犯，府官命其属曰：“谁能谕西人，俾臣服者？”众皆股栗，纯独毅然曰：“臣死，忠义也。食焉。则避难，可乎？”即单骑捧诏西行，与贼会新安，贼帅挥戈而前，命其徒斩之，遂遇害。

董文彦，临安通海人，官威楚路知事。天历间，中庆路镇将叛，引兵攻威楚。官吏皆亡匿，文彦独死守。城陷，贼欲降之，叱曰：“汝逆天殄民，恨不杀汝，乃从汝邪！”贼怒截其耳，使啖之。文彦嚼肉，血喷贼面，遂被害。

韩心渊，武安人，以文学征入国子监，任衡水县尹。以德化民，蝗不入境。后调真定县尹。会扫地王作乱，心渊与子拒守数月，缮楼橹，修器械，昼夜不解甲，防御甚备。居民赖之，未几，贼益众，城陷，父子俱巷战死。

又有昌黎县尹周宏者，当土寇程思忠之乱，宏率其民赴永平拒守。城陷，被执，七日不食死。

李齐，字公平，祁州人。元统元年进士第一，历佥河南淮西廉访司事，移知高邮府，有政声。至正十一年，州人秦观保造兵仗，将图劫掠，获而诛之。十三年，泰州白驹扬亭民张士诚为乱，破泰州，淮南行省遣齐往招降，被拘久之，始纵齐归。泰州平，贼徒尚蜂聚，士戾复鼓变，杀参知政事赵琏，走入得胜湖。俄陷兴化县。行省以左丞契哲笃偕宗王镇高邮，使齐守甓社湖。夏五月乙未，贼入城，省、台官皆遁，齐还救，贼已闭门拒战。已而有诏，凡叛逆者赦之，诏至高邮，不得入。贼给曰：“请李知府来，乃受命。”行省强齐往，至则下齐狱中。齐益辩说。士诚本无降意，特迁延为城守计。官军谍知之，乃进攻城。士诚呼齐使跑。齐叱曰：“吾膝如铁，肯为贼屈耶！”士诚怒，磔齐。

周喜同，河西人。初为卫士，选充承徽寺经历，再调南阳县达鲁花赤。居二岁，妖贼起，陷邓州，人情汹汹。俄而贼游骑抵南阳。喜同以计获数贼，诘之，云贼将大至，悉斩之以安众心。昼夜督丁壮巡逻守备。时大司农铁木尔以兵驻诸葛庵，为贼所袭败。贼遂乘锐攻南阳。喜同守西门，望见贼势盛。即以死自许。与家人诀曰：“吾与汝等不能相顾矣，吾分死此以报国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厉义兵，力与贼搏。贼退，明日复至，城遂陷。喜同突围将自拔，贼横其马，马蹶，喜同鞭马跃而起，手斩刺马者。已而身被数创，不能斗，遂见执，为所杀。妻邢氏闻喜同战死，率家僮数人出走，遇贼，夺贼刀斫之，亦见杀。一家死者二十余人。赠南阳路判官。孛塔不台，字彦晖，元统元年进士，襄阳录事司达鲁花赤。魏王孛罗帖木儿讨贼，屯于汝宁。塔不台来供军饷，王嗜酒不为备。一夕，贼劫王，为所执。塔不台驰骑夺王，亦被获。比明，见贼酋，王拜而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犹欲生乎？”贼复屈其拜，塔不台诟之，且与缚者角，

贼支解之。

韩因，字可宗，汴梁人。盗据汝宁，官军讨之久不下。会朝廷诏赦叛逆，募能持诏谕贼者，即借以官。因应命，乃借因以唐州判使焉。贼导因止于外，纳诏不读，诘问再三，因答以恩宥宽大，祸福所系甚切，不听，乃纵因归报。因出乘马，周历贼屯，大言曰：“汝辈好百姓，何不出降归田里，而甘从逆贼驱使耶！”从愕然相顾。或以告贼帅，追因还，责其所言，因极口肆骂，贼怒，寸磔因。

卞深，大名人，游学京师，补国子生。至正十二年，邻州盗起，来剽掠。琛与从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协谋，率丁壮九百人拒之，丁壮皆民兵，无弓矢，以钩锄、白挺当贼。贼矢雨集，琛众溃散，被擒。仲亨、小十皆死。贼素知琛，谕之曰：“汝从我，解汝缚；不从，杀汝。”琛唾骂曰：“我国子生，视汝逆贼，真狗彘也！吾宁义死，不从贼生。”骂不止。贼屡胁不听，杀之。乔彝，字仲常，晋宁人。性高介有守。至正十八年，贼由绛州垣曲县袭晋宁，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子循次投井中，而已随赴之。贼首王士诚使人邀致至彝，则彝已死矣。贼平，朝廷赠彝临汾县尹，赐谥纯洁。

同时，张岩起，字傅霖，汾州人。累举不中，用荐者征为国子助教，居一岁，免归，盗既去晋宁，复陷汾州，岩起与妻赴井死。

王佐，字元辅，晋宁人。从父居上都，教授里巷，贼至，仓卒不能避，为所获。欲降之，佐诟詈不辍，因见害。

又有吴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医，留京师久之，尝往宁夏，会盗至，德新见执，胁使降，德新厉声曰：“我生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从尔贼！。”贼乃缚其两手，加白刃颈上，德新骂不已，曳之井边，阳欲挤之。德新偶得宽，即自投井中，仰骂贼。贼下射，矢贯其项，骂益力。贼怒，以长枪刺之，然壮其志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颜瑜，字德润，兖州曲阜人，兖国复圣公五十七代孙。以行谊，用举者为邹、阳曲两县教谕。至正十八年，田丰起山东，瑜携家走郓城，道遇贼，以刃胁瑜曰：“尔何人？”瑜曰：“我东鲁书生也。”贼执瑜曰：“尔书生，吾不尔杀，可从我见主帅。”瑜骂曰：“尔贼，何主帅邪！”贼怒，欲杀瑜，瑜无惧色。复使之写旗，瑜大诟曰：“尔大

元百姓，天下乱，募尔为兵，而反为叛逆，我腕可断，岂能为尔写旗！”贼以枪刺之，至死骂不绝口，其妻子皆为所害。

王士元，字尧佐，恩州人，泰定四年进士，由棣州判官累迁知磁州。值军兴，馈饷需索日繁，民不堪命。士元力为区画，至见陵辱诃责不避也。改知浚州。州滨黄河，尝经盗贼，城堞不完。至正十七年，贼复大至，州兵悉溃散。士元坐堂上，顾其子致微，使避贼曰“吾守臣，居此职也。若可速逃。”子侍立，不忍去。贼前问曰：“尔为谁？”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强贼识我否？”贼欲缚士元，士元奋拳殴贼。贼怒，并其子杀之。

杨朴，字文素，河南人，滁州全椒县尹。滁界庐江，庐江陷于寇，滁人震动。行省参知政事也先总兵于滁，不理军事，惟纵饮。至暮，城门不钥，寇入纵火，也先逾城走。朴度必死，乃尽杀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盗欲降之，朴指妻女，示曰：“我已戕家属，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乃连唾之。贼絷朴倒悬树上，而割其肉至尽，犹大骂弗绝。

孙搈，字自谦，曹州人。至正二年进士，授济宁路录事。张士诚据高邮叛，或谓其有降意，朝迁廷遣乌马儿招谕士诚，而用为副家居，不知也。中书借搈集贤待制，给驿，就其家起之。搈强行，抵高邮，士诚不迓诏使。搈等既入城，反覆开谕，士诚等皆竦然以听。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馈食，或间日一馈食，欲以降搈，又令其党肆加陵辱搈，不恤也。及士诚徙平江，搈与士诚部将张茂先谋，将搈所授站马劄子，遣壮士浦四、许诚赴镇南王府，约日进兵，复高邮。谋泄，执搈讯问，搈骂声不绝，竟为所害。后贼中见失节者，辄曰：“此岂孙待制耶！”事闻，赠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曹南郡公，谥忠烈。赐田三顷，恤其家。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进士，授国史院编修官。改经正监经历。淮东、西盗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将略称，同佥枢密院事董钥尝荐其材，会丞相脱脱讨徐州，以普从行，录功，迁兵部主事，寻升枢密院都事，从枢密院官守淮安。时张士诚据高邮，普诣丞相面陈破贼之策，且曰：“高邮负重湖之险，地皆沮洳，骑兵卒莫能前，与普步兵三万，保取之。高邮既平，则濠、泗易破，普请先驱为天下忠交倡。”丞相壮之，命权山东义兵万户府事，招万人以行，汝中柏方用事，阴沮之，减其军之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听淮南行省节制。

普行次范水寨，日未夕，令军中具食。夜漏三下，衔枚趋宝应，其营中更鼓如平时，

抵县，即登城，树帜城上，贼大惊溃，因抚安其民。由是诸将疾普功。普水陆进兵，乘胜拔十余寨，斩贼数百，将抵高邮城，分兵三队，一趋城东备水战，一为奇兵备后路，一普自将之攻北门。遇贼与战，贼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蹑之，纵火烧其城门。贼惧，谋弃城走。

而援军迁延不进，且忌普，遣蒙古军千骑突出普军前，欲收先入之功。蒙古军恇怯，见贼即奔还，普止之，不可，遂为贼所蹂践，相率坠水中，普军乱，贼乘之，普勒余兵血战良久，仗剑大呼曰：“大丈夫当为国死，退者斩！”奋击直入贼阵，从者仅三十余人，被创堕马。复步战数合，贼益至。贼指普曰：“此必头目，不可使逸，须生致之。”普叱曰：“死贼奴，我即石都事，何云头目！”左胁为贼枪所中，犹手握其枪，斫贼死，贼攒枪刺普，杀之。

盛昭，字克明，归德人。由儒学官累迁淮南行省照磨。会诏使往高邮，不得达而还，谬称贼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昭入高邮，授以万户告身。士诚拒不听，拘诸舟中，昭语从吏曰：“吾之至此，有死而已。”既而官军逼高邮，士诚授昭以兵，使出拒官军。昭叱曰：“吾奉命招谕汝，汝拘留诏使，罪不容斩，又欲吾从汝为贼耶！”大骂不绝口，贼怒，先剜其臂肉，而后磔之。

杨乘，字文载，滨州渤海人。至正初，为介休县尹。民饥散为盗，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弃兵顿首，愿为良民。其后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坐海寇掠漕粮舟，免官，寓居松江。张士诚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绶言乘于士诚，遣张经招乘。乘曰：“良弼、绶皆名士，今已失节，愿欲引我以济其恶耶！”且让经平日读书云何，经俯首不能对。乘日与客痛饮，竟日不言。客问：“盍行乎？”乘曰：“乘以一小吏，致身显官，有死而已，何行之有！”乃整衣冠，自经死，年六十有四。

纳速剌丁，字士瞻。其父马合木，从征襄阳，以劳擢浚州达鲁花赤，因家大名。纳速剌丁由乡贡进士补淮东廉访司书吏。丁母忧，服阕，补两浙盐运司掾，复辟掾淮东宣慰司。

至正十年，贼发真州，纳速剌丁以民兵往袭之，获贼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贼大起，镇南王府宣慰司请参议军事，纳速剌丁建议筑四城，立外寨，建堤穿河，募兵与贼抗。

行省命率战舰六十、海舟十四，上下巡捕，以防江面，且护蒙古军五百往江宁，道

遇贼，斩馘二百余级，生获十八人，遂抵龙潭而还。

未几，出巡江上，贼突至，纳速剌丁手射死三十贼，夺其放火小船二百，贼遁走。俄复据龙潭口，击走之，追斩三百余级。其子宝童擒首贼陈亚虎等，及其号旗。捷闻，赏赍甚渥，且召纳速剌丁还真州。

已而贼犯芜湖，行台檄使来援，遂三分战舰纵击之，贼奔溃，俘斩无算。贼不得渡江者，皆纳速剌丁之功也。因留守芜湖江口。

泰州李二起，行省移纳速剌丁捍高邮得胜湖，贼船七十余艘奄至，纳速速丁御之，焚其二十余船，李二失援，遂降。

其党张士诚杀李二，复为乱，入据兴化，分兵袭高邮。纳速剌丁以舟师会诸军讨之，屯三垛镇，贼众猝至，阿速卫军及真滁万户府等官皆遁走。

纳速剌丁知必死，谓其三子宝童、海鲁丁、西山驴曰：“汝辈可脱走。”宝章等不肯去，遂皆死之。事闻，赠淮西元帅府经历。

胡善，字师善，绍兴诸暨人。泰定间进士，以荐授松江儒学教授。至正十五年，苗兵至，欲毁孔子庙，善坐明伦堂詈之，为所杀，庙得不毁。先是，善题诗壁上曰：“领檄来司铎，将危要致身。”后果不负其言。